

蒼き狼

Inoue Yasushi

井上靖

井上靖

著
陈德文
译

苍狼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井上靖——著 陈德文——译

Inoue Yasushi

蒼
き
狼

蒼
狼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狼/(日)井上靖著;陈德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327-7145-5

I. ①苍… II. ①井… ②陈…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5428 号

AOKI OOKAMI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59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字:09-2013-060 号

苍狼
蒼き狼

[日]井上靖 著
陈德文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叶晓瑶
装帧设计 尚燕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46,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145-5/I·4331

定价:42.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9886521

第一章

这是公元一一六二年的事。黑龙江上游，分成两股支流：斡难河和怯绿连河^①。两条河流经的草原地带和森林地带^②，居住着蒙古游牧民族。一天，这个部落首领的幕舍（蒙古包）里，诞生了一个男孩。产妇名叫诃额仑，刚刚二十出头，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塔塔儿部族，长期同蒙古部族争战不休，男人经常外出打仗，聚落的几百座幕舍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

此时，诃额仑的丈夫也速该正在远离男孩降生的部落十里之遥的战线上。她派遣一个老仆出了幕舍，到她丈夫那里报告消息。诃额仑把使者打发走了之后，重新对着刚从自己肚子出生的婴儿的脸蛋瞧了瞧。婴儿躺在褴褛的布片里，左手手指依然紧紧攥在一起，接生的妇女们也没有能够使他松开。出于做母亲的执拗的本能，诃额仑多么想检验一下自己生育的孩子四肢是否健全。她想把孩子紧握着的左手掰开来，这可是一件非常细心的事儿，容不得半点粗鲁。诃额仑放下婴儿的手，听到了

幕舍顶上呼啸而来的狂风。这风像大河流一般从东向西吹过，它具有浩大的力量，使人觉得连大地也被这股风摇撼了。大风停息以后，诃额仑想起了自己躺着的幕舍上边高渺、漆黑的夜空，于是，她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情景：那上面镶嵌着无数颗星星，每一颗星都闪耀着清冷的光辉。不一会儿，又一阵狂风袭来，绣满星星的黑色布面被风吹翻了，星星飞离四散，剩下的只有充塞天地间的风声。狂风怒号也罢，星空遮蔽幕舍也罢，不管怎样，诃额仑的心情没有变。她只是意识到，自己眼下躺在既狭小又简陋的幕舍里。

这个游牧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心中都埋藏着一个想法：自己只不过是大自然中一个无力的小黑点儿，为了寻找牧草，辗转各地，没有固定的房舍，没有固定的土地。这种想法就像这个民族的咒文一般，时时刻刻支配着他们的一切行动、一切意识。当天夜晚，诃额仑那种无所寄托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烈了，这是另有缘由的。诃额仑透过幕舍瞭望，她感到当晚的夜空更加辽远，摇撼幕布的风更加狂暴了。

刚刚做母亲的诃额仑，现在正为两件事发愁。一是不知道自己生下的婴孩是否体魄健壮，使丈夫也速该心满意足；二是不知道婴儿的五官长相是否能得到丈夫也速该的充分承认。

然而，第一件担心事不久便在诃额仑的心中消失了。握在

① 今分别称鄂嫩河和克鲁伦河。

② 蒙古民族大体分为两支：生活在草原地带的称为“草原牧民”，以森林地带为中心的称为“狩猎民”。各自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水平都不相同。——原注

母亲掌中的婴儿的小手指，似乎按照自己的意志自动张开了。原来，他握着的是髀石^①（兽骨）形的凝血块，就像紧紧攥着一枚勋章一般。

第二件担心的事是关于婴儿的容颜。诃额仑从孩子的长相上找不出任何证据以便确认他是也速该的儿子。这婴孩像也速该，又不像也速该。同样，构成诃额仑苦恼的另一个缘由还有，她也很难判断这孩子像不像另一位男人的面孔。说得更明确一点，这婴孩谁都不像，他只像一个人，那就是生下他的母亲。

诃额仑一点也想象不出，也速该得知婴儿诞生的消息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就像这个部族所有的勇士一样，也速该对待妊娠的妻子，一直是少言寡语，表情淡漠。别人谁也无从窥知他内心里是喜还是怒。不过在得到婴儿出生的报告之后，诃额仑总该能从丈夫的口中听到他对此事的看法了吧。即使他说要把孩子杀掉，那也没有什么奇怪。

派往也速该身边的老仆，第二天傍晚回到了幕舍。他告诉年轻的母亲，也速该为婴儿取名“铁木真”。听到这个消息，诃额仑产后第一次露出安然的神色。至少可以断定，丈夫也速该对自己生下的孩子没有诅咒般憎恶的情绪。但是，除此之外，其他一切仍然不得而知。因为，根据老仆的话来看，诃额仑认为，铁木真这个名称，作何解释都行。

“我到达也速该首领营垒的时候，刚巧把塔塔儿部族打得大

^① 用鹿的足骨磨制的儿童玩具。——原注

败，正在开祝捷宴会呢。篝火旁边捆绑着两个被俘的敌人首领。酒过三巡，一个首领被拉出来砍了头。也速该首领说，为了庆祝这次胜利，就把这个敌人首领的名字‘铁木真’送给刚出生的儿子吧。”老仆讲述了一遍。

当然，从祝捷的意思上可以这样理解；不过这名儿到底是被砍了脑袋的敌方首领的啊！诃额仑听了不能不感到忧虑。也速该听到婴儿出生究竟是高兴还是恼恨，在诃额仑心中依然是个难解的谜。

但是不管怎么说，连母亲也不知道谁是他父亲的这个婴儿，被称作铁木真，作为蒙古部族首领的长子在帐幕里降生了。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诃额仑得了产褥热，接连几天高烧不止，徘徊于生死之间。等到退了热，生命得到保障的时候，她睁开蒙眬的双眼，首先看到的是丈夫也速该抱着婴儿铁木真站在她的面前。

诃额仑做了也速该的妻室是十个月以前的事。诃额仑出身于斡勒忽讷部族，被蔑儿乞部族的青年劫掠去，在解往蔑儿乞部落的途中，行至斡难河畔，又被也速该抢了过来，终于成为他的妻子。诃额仑的身子曾经遭到蔑儿乞部族青年的十余次侵犯。这孩子虽说是在她嫁给也速该以后生下的，但孩子的父亲是这两个男人中的哪一个，则很难判定。

诃额仑目不转睛地盯着怀抱铁木真的丈夫的侧影。也速该通常被称作也速该把阿秃儿（勇士也速该），以胆识和勇武扬名于世，是其他部族闻而震惊的人物。诃额仑从也速该剽悍的面

影上，依然无法获取爱情的温暖，但是，当她眼看着丈夫用自己的大手怀抱着铁木真的时候，心情平静多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平静的心情为何变成一股强烈的激动而征服了她，于是，诃额仑的面颊被泪水濡湿了。

当时，在蒙古部落赖以生息的中国万里长城以北的这片土地上，就是所谓塞外，有好几个游牧民族屯居在各个地方。这片地区东依兴安岭，西为萨彦、唐努、阿尔泰、天山诸山脉所遮挡。南凭长城同金国邻接，隔着戈壁沙漠和西域相连。北方以贝加尔湖为界，再向北就湮没于深不可测的西伯利亚无人地带。在这片由大山脉、沙漠和蛮荒地带所包围的广大的高原上，流贯着六条河：斡难、因果达、怯绿连三条河合流汇成黑龙江，注入鄂霍茨克海；图拉、鄂尔浑、色楞格三条河流入贝加尔湖。这两股水系都发源于中部高原，其流域形成草原地带和森林地带。从远古起，这里就居住着各种游牧民族，兴亡交替。匈奴、柔然、突厥、回鹘，把这里当作根据地，向南方唯一的出口扩张势力。因此，中国历代当政者构筑了万里长城，以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蒙古打从何时起移居这里呢？无从知晓。八世纪前后，蒙古和其他诸聚落被共同置于突厥的势力之下。八世纪中叶，又隶属于取代突厥的回鹘。九世纪以后，又为取代回鹘的鞑靼所统治。鞑靼衰落以后，按照头发和皮肤的颜色以及习俗的差异，一些不同血统的民族，分别组成各个聚落，分散在广漠高原上的每一片草原地带，成年累月为抢夺牲畜、妇女和牧草而征战不休。

铁木真诞生于十二世纪中叶，除蒙古部族之外，乞儿吉思、斡亦剌、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汪古诸部族，也是蒙古高原地带的居民。其中的蒙古和塔塔儿两个部族，为争夺高原地带各个聚落的领导权，不断发生小规模的战斗。铁木真降生时，正处于这两个部族斗争的高潮时期。

部族与部族之间互相争斗，同一部族内部也在为同伙的利益骨肉相残，反复倾轧。蒙古部族遂分裂成若干氏族，各氏族都有独立的聚落，互相颉颃。也速该所属的孛儿只斤氏族，自古以来一直是蒙古部族的名门正宗，统治全蒙古的几位“汗”（掌管主权的人），都出自这个氏族。第一代汗是铁木真的曾祖父合不勒，他使过去一直分散各地、尚未统一的各个聚落勉强结为一体，为了整个部落的利益，采用了其他部落的体制。第二代汗是泰赤乌氏族的俺巴孩。第三代又转移到孛儿只斤氏族，也速该的叔父忽图剌成为汗。现在的也速该已经是第四代汗了。

就是在蒙古高原的这种形势下，铁木真生息在蒙古部族头领的幕舍之中。继铁木真之后，诃额仑第二年生下了合撒儿，再过两年，又生下了哈赤温，两人都是男孩子。铁木真五岁时已经有了这两个同胞弟弟。另外，父亲也速该同别的女人生下了一岁之差的别克帖儿和两岁之差的别里古台两个异母弟弟。铁木真和两个同胞弟弟以及两个异母弟弟共同生活在这座幕舍里。也速该对孩子们颇为公平，五个人平等看待，从不偏爱哪一个。诃额仑也是一样。她对待自己亲生的三个儿子和另外的女人生下的两个儿子没有任何区别。正像丈夫对铁木真不另眼看待一

样，她对丈夫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也不另眼看待。单从这一点来说，诃额仑倒算是个聪明的女子。

铁木真六岁的时候，诃额仑又生下一个儿子铁木哥。六岁的铁木真和同年龄的孩子比起来，身材高大，腕力过人，是个沉默寡言的少年。他很少同别人打架，一旦打起架来，从不让步。他先是目光炯炯，默默倾听对方的辱骂，对方一旦把话说完，他就一言不发地猛扑过去，把对方打翻在地，骑在背上，不是用石头砸，就是把人家的头按在沙子里用脚猛踩。这种攻击的方式确实有些残酷。在制止他的这种行为的大人们眼里，铁木真是脾气倔强、不讨人喜爱的孩子。那时候的成年人有一种错觉，误以为铁木真是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人。他们也太苛责他了，只知道一个劲儿申斥铁木真。

但是，除却这种时候，铁木真不过是个寡言少语、无声无息的孩子罢了。想到自己年长，铁木真必须把母亲诃额仑让给幼小的弟弟们，他从来不缠着诃额仑的膝头和腕子不放。不过，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很想依偎在母亲的身旁，哪怕靠近一点点也好。

铁木真最初听到自己部族祖先的故事及传说是在七岁那年。有位远房的老人，名叫不勒帖出把阿秃儿。他既然称作把阿秃儿，可见年轻时一定是个勇士，然而这时候，两颊和下巴都蓄满了银白的胡子。他是一位喜爱孩子的温厚的老人。这位老人有很强的记忆力，碰到本族亲戚在也速该的幕舍里聚会的时候，他便给大家讲述多少多少代以前祖先的事。自己好像亲眼

看见过那些人物一般，对每个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性格爱好，都能讲得详详细细，使人百听不厌。

只要人们聚在一道儿，不勒帖出把阿秃儿必定要把塞满自己头脑里的故事像抽丝一般往外拉扯。他忠实地对待这项工作。他所讲述的一些内容，好多人都记得很牢，可谁也不能像不勒帖出一样说得头头是道，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头脑里装着无穷无尽的故事。

每当不勒帖出刚要开口的时候，人们便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讲起自己记忆中的事情来。

——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的儿子是塔马察。塔马察的儿子是豁里察儿蔑儿干。豁里察儿蔑儿干的儿子是阿兀站孛罗温勒。阿兀站孛罗温勒的儿子是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的儿子是也客你敦。也客你敦的儿子是扈锁赤……

就这样，先由一人数点着自己祖先历代户主的名字。说到这里一打住，别的人就会接下去。

——扈锁赤的儿子是合儿出。合儿出的儿子是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孛儿只吉歹蔑儿干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叫忙豁勒真豁阿，他们俩生下的孩子是脱罗豁勒真伯颜。脱罗豁勒真伯颜也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叫孛罗黑臣豁阿，此外，还有一位年轻的家奴孛罗勒歹速牙勒必和两匹骏马答驿儿和孛罗……

记得最多的人也只能讲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拥有妻子、两匹骏马和一个年轻家奴的第十代户主脱罗豁勒真伯颜(富人脱罗豁勒真)以下，突然子女浩繁起来，需要记

忆的人物像树枝一般迅速扩展开来，这只能仰仗不勒帖出的非凡的记忆力了。人们的话头一旦打住，不勒帖出刻满皱纹的脸上便满意地浮现着笑容，接着慢条斯理地讲下去。当然，不勒帖出不仅仅是罗列蒙古家系历代户主的名字。

“脱罗豁勒真伯颜和妻子孛罗黑臣豁阿是一对琴瑟谐和的好夫妇。因为感情太好，所以生了个一只眼的儿子，于是取名就叫都蛙锁豁儿（盲人都蛙）。这只眼竖着长在额头正中央。这是一只千里眼，说了你们也许不信，他能看到三日行程以外的地方。都蛙锁豁儿下面又生了朵奔蔑儿干（善射者朵奔）。不久，两人都长成了血气方刚的青年。一天，兄弟出猎，都蛙锁豁儿透过平原远远看到一位漂亮的女子走过，好像出嫁的样子。他告诉弟弟：‘他们明天就要经过这里，朵奔蔑儿干啊，到时候把她抢来做你的媳妇吧。’朵奔蔑儿干听了没当回事。第二天，走到那地方一看，果然一群人围着新娘子走过来了。两个青年搭上弓箭，挥舞大刀向人群冲杀。就这样，阿阑豁阿（美女阿阑）成了朵奔蔑儿干的妻子。夫妇二人很快生下两个孩子，哥哥别勒古讷台，弟弟不古讷台，他们分别是别勒古讷惕氏和不古讷兀惕氏的祖先。却说朵奔蔑儿干把阿阑豁阿弄到手以后，年纪轻轻就撇下妻子和两个儿子死去了，十分可惜。阿阑豁阿抚育两个儿子长大，后来又接着生下三个孩子。尽管失掉了丈夫，她要生多少就能生多少。要知道，阿阑豁阿是个贞洁女子，决不结交其他男人，那么为什么还会生孩子呢？原来在她妊娠之前，天上便射下一道光，光从天窗进来，触发了阿阑豁阿洁白的肌肤，于是就生

下了不忽合塔吉、不合秃撒勒只、孛端察儿，他们分别是合答斤氏、撒勒只兀惕氏、孛儿只斤氏的祖先。因此，我们孛端察儿的后裔——孛儿只斤氏族人的身体中，交混着美女阿阑的血液和上天的光辉。”

事情就是这样。孛端察儿以下历代勇士的英雄业绩，不勒帖出可以讲述得更详细、更生动。从孛端察儿到今天的当家人也速该，其间经历了十代，可谈的事情很多，绝不是一个晚上就能说完的。

七岁的铁木真只是对一只眼的都蛙锁豁儿的故事印象深，至于其他事，他既不感兴趣，也理解不了。逢到全部落有什么大型集会的时候，不勒帖出都去参加。他总是和几个老人一道，坐在幕舍前的广场上，像祈祷似的一唱一和，谈论着有关蒙古源流的传说。铁木真对他们祈祷的字句内容十分感兴趣。

上天降命生苍狼。其妻为银白的母鹿。渡大湖而来，于斡难河之源头不儿罕岳扎营生息，遂生巴塔赤罕。

开始时是这种简短的唱和，不一会儿便被繁琐的仪式替代了。这里所说的狼和白鹿交配生下第一代祖先巴塔赤罕，不论是孛儿只斤氏还是泰赤乌氏，只要一听到这个故事，就会在全体蒙古人心里唤起异样的激动。人们都相信这个故事。据传那个大湖在遥远的西方，勇猛的狼依靠神明的保佑，从那里渡过大湖而来，娶了温良、美丽的白鹿为妻。不儿罕岳是每个部族成员人

人熟知的山岳。蒙古部的人们不管把幕舍迁往何方，打从出生那天起，都是每天仰望着这座山岳长大的。

铁木真听了苍狼的故事也深受感动。铁木真以自己是狼和白鹿的子孙而感到满足，他认为，那些不是它们的子孙的其他部族是可怜而卑下的。总之，铁木真意识到自己的体内流贯着狼和白鹿的血，他以此而感到最大的骄傲。

听不勒帖出等几个老人唱和那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是幼年时代的铁木真最要紧的一件大事。诚然，老人们的话语，七岁的铁木真很难理解，只好央求母亲诃额仑解释一番。在听老人们互相唱和时，铁木真从低沉而庄严的歌声里，似乎看到高大而勇猛的狼和它的温良、美丽的白鹿的幻影。狼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这双眼睛比千里眼都蛙锁豁儿望得更加遥远。这是一双无所畏惧的眼睛，只要发现了什么就紧紧捉住而不放松。这双冷峻的眼光包蕴着坚强的意志，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对任何东西都敢于攻击，敢于据为己有。那灵便的耳朵不会放过千里以外的声响。构成它的躯体的每一根骨头、每一块筋肉，无不为屠戮敌人这一目的而效力。它那强健的肢体，必要时可以在雪原上驰骋、在暴风中迅跑，翻山越涧，飞旋跳跃。

依偎在狼身边的是一只母鹿，美丽的毛皮包裹着它那华奢的体躯。栗色的鹿毛点缀着白色的斑点，嘴唇周围也覆盖着白毛。和狼不同，它有一双温驯的眼睛。它的眼睛不断地转动，全神贯注守卫着自己心爱的丈夫不受外敌的侵犯。鹿以自己的天生丽质取悦于狼，同时又片刻不松懈警惕，保卫着丈夫的安全。

一有风吹草动，它就将长长的面孔转向发出声音的地方，从来不疏忽大意。它虽说不具备什么攻击精神，但防卫的能力却是十分完善的。

就是这样两只性格完全不同的生物，以它们丰富、美丽的形象吸引着铁木真幼小的心灵。这两只美丽的生物生下了第一代子孙巴塔赤罕。狼和母鹿的血液世世代代流贯在众多的蒙古人的躯体中，如今又流贯在铁木真的身子里。

铁木真自从听到这个传说之后，便对不勒帖出讲述的其他事情——这时，铁木真已经逐渐靠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了——完全失掉了兴趣。铁木真虽然好几次听不勒帖出讲起孛儿只斤氏族人的体内流贯着美女阿阑的血和上天的光辉，但是这种经过说话人极力渲染的故事，同关于狼和母鹿的传说相比，显得黯然失色。作为孛儿只斤氏族的一员，得到其他蒙古人所享受不到的上天的优惠，对铁木真来说，当然也是值得高兴的事。不过，一律平等地赐予蒙古民族以狼和母鹿的血液这件事，在铁木真看来更高贵得多。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是因为他心里装着全蒙古这一广大地区。

铁木真八岁那年春天，河额仑又生了个孩子，这回是女的，取名叫帖木仑。这时的铁木真心中十分感慨，他第一次产生了怀疑：帖木仑的体内也流贯着狼和母鹿的血液吗？狼和母鹿的血只能流在合撒儿、哈赤温和铁木哥三个同胞弟弟以及别克帖儿和别里古台两个异母弟弟的身上，他对于这一点是不抱任何疑惑的，然而说到妹妹帖木仑，就有些不敢相信了。

帖木仑出生后铁木真忽然泛起的这个疑问，使得八岁的他对包括大人小孩在内的女人这一概念，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看法。女人的身上也许流着母鹿的血，但如果说也流着狼的血，这就不可想象了。有时，铁木真会询问诃额仑，诃额仑这样回答他：

“男人和女人又有什么不同呢？蒙古人不管是男是女，都继承了祖先的骨血。”

铁木真对母亲的这种回答甚为不满。那些推一把晃三晃、一打就倒地痛哭的女人也配和男人们一样？铁木真怎么也想不通。他不愿和她们待在一块儿。这些在战斗中寸步难行的弱者，怎么能说是继承了那禀赋天命、渡大湖而来的狼的骨血呢？

铁木真决不和女孩子一道玩耍，岂止不一道玩，只要没有要紧事，连话都不说。与其说是对弱者的轻蔑，不如说是对这些同样具有蒙古人骨血的弱者的反感和愤恨。这种思想已经在这个八岁少年的心里扎了根。

从这个时期起，铁木真开始正视自己周围的事情了。他身体比其他儿童发育得快，精神上也是一样，他变成了沉默而又粗野的早熟少年。

铁木真想知道许多事情，实际上他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父亲也速该和母亲诃额仑的谈话，同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些东西对于铁木真来说完全不同了。铁木真从父母的交谈里知道了好多事情。比如，自己的孛儿只斤氏族有着怎样的家世和历史啦，孛儿只斤氏族在蒙古部族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啦，甚至再推而广之，蒙古部族在蒙古高原的居民中处在什么立场啦，等

等。他还从聚落男女的闲谈里，从聚落小集会和部族大集会时人们的言行上了解到许多事情。少年铁木真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感受着一切事物。无论在身体或精神上，铁木真都在由儿童向成年人过渡。

铁木真首先了解到，在同一蒙古部族中，自己所属的孛儿只斤氏族，从父亲也速该这一代开始，就同泰赤乌氏族不和，遇事总是明争暗斗。泰赤乌氏族本来隶属于孛儿只斤氏族，从俺巴孩做第二代汗时候起，就独立出去另组聚落，称为泰赤乌氏族。两个氏族是所谓正宗和分支的关系。可是自从也速该称汗，俺巴孩的孩子们将泰赤乌氏族的势力逐渐扩展开来，把其他众多的氏族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到如今，时常不服从也速该的命令。这是蒙古部内一切纠纷的根源所在。

蒙古部里除了泰赤乌氏之外，还有几个氏族，他们或者隶属于孛儿只斤氏，或者隶属于泰赤乌氏。整个蒙古部族表面上虽然以也速该为可汗而结成一体，实际上可以说划分为两个阵营。

蒙古部族内部处于这种情势之下，另外又同其他部族不断发生一些小摩擦，这就使也速该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其他部族最强的当数塔塔儿族。蒙古和塔塔儿自古以来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蒙古高原最大的课题是努力建立由各部族统一结成的部族联合体。对于共同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各游牧民族来说，这种联合体的结成，在争取和平生活上，在处理同高原大邻国金、西夏、回鹘的问题上，都是绝对必要的。最不希望蒙古高原各民族结成联合体的，是以长城为界同高原毗邻的金国。高原上分